金華黃先生文集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續藁十六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昜劉耳校正

序

教苑清規後序

天台教苑清規舊嘗刻寘上天竺山之白雲堂後燬弗存今圓覺住山慶公懼久將廢墜乃取故所藏本重加詮次正其舛訛補其闕軼而參考于禪律之異同捐已橐復刻焉昔者竊聞之儒以禮立仁義雖禮于仁義不可言儒佛以律持定慧離律于定慧不可言佛故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蓋自中土有佛法以来僧多居于律寺至百丈始別立禪居此清規之所由作也且古今殊時人情亦異帝王制禮不能無所損益佛氏之為法其何獨不然律儀如聖人之有經禮雖非後世所便習而未嘗不傳于今清

規如先儒之有家禮雖皆一時所訂定而未嘗不本于古百丈創為清規以輔律而行天台大師兼善毗尼其後人亦因叢林之日用而折中之以匡持其教今所謂教苑清規也歷歲滋久諸方所守百丈遺法已互有不同山家宜有不能與之盡合者若夫通其變而以時措之其致一也慶公方究心淨業而能垂意于威儀節文之細如此內外交相養之功可謂兩盡之矣非來者所宜取法歟是用不揆其凡陋而為之序系諸篇末云爾

珪上人詩集序

予識珪師于南湖時師方以第二座尸教事學徒常數十百人予間從旁聽其談性具之旨娓娓千萬言珠貫而縷解固已心竊異之而未知其無善乎世諦文字也它日師示予以所為詩如干篇且徵予序其首予為之玩誦累日其風容色澤恬緩而

豐暢明金綷羽出媚林谷非若夫空株敗枿欹生之芝醬邁人目而已蓋師之先君子曰碧峯李君當宋之季嘗鼓其辭鋒三蹵于春官而伯氏文叟亦用文墨角逐踵武取鄉薦青潤所被羋葉沃如也豈師之去父兄雖既久而習氣有未忘耶予聞衡合之書富埒冊府業之者必章剖句析以極其趣又必括之于一心導之于萬行以要其歸非有强力敏智没世不能卒其學自夫殊宗異派不得以兼通而奚暇採裒擷簡放浪乎水情雲態間哉寓無礙辯于世諦語言師之為能則多矣雖然夫工射者之拄弦注羽未始不志乎巳虵九日而穿楊貫蝨要亦同盡其彀是故解牛之為技養生之為道一也師之為詩技歟道歟予不得而辯也而安能序作者之意乎姑寘予言篇端覽之者無規規焉于詩求之可也

會上人詩集序

爲浮屠學至言語道斷而止于詩何取乎然在其教中一切法皆佛法世諦文字固與實相不相違背也是以昔之高人上士遊戲乎山光水影之間以陶冩其性情者比比有之而于今爲尤盛然予所識而言若元菴會上人又其卓然者矣始予侍坐于南陽仇先生而語爲詩先生稱今之詩僧必曰元菴後十數歲與上人相見鳳凰山下獲覩吳興趙公所書上人詩如干首予嘗評其人峭然獨立如霜松雪柏而其發于清辭秀句如青田露寒白鶴一鳴也今年秋客南岸乃得因蜀郡虞公所序上人詩集如干卷而觀其平生所存之槩益知上人之呻吟嘯呼以籠弄萬物于烟雲寂寞之鄉者直其寓耳上人契心印于佛心慧禪師而踽然退處下列衣壞食色悴鐵迴睨夫貌狀白拂

高越人天之表有不以屑其意者其度越流輩獨詩云乎哉顧予適遊乎方之内于上人之道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凡古今爲詩之變虞公既備論之是用推本其所以爲詩者在此而不在彼後之續高僧集者或有考焉

覺隱文集序

覺隱道原師遊學于永康胡先生而得法于徑山佛鑑和尚凡所撰著志在乎衛道而未嘗徒作自其同袍至于章甫縫掖之士莫不有味其言高君士明始以其文與天隱至公之牧潜藁笑隱訢公之蒲室藁會粹成編號三隱集刻而傳之木巖植公以爲序牧潜蒲室者皆當世文章鉅工而覺隱未之有序爰屬予題辭于篇端夫三隱之文鼎立天壤間非可優劣于何人敢以鄙陋之言自附于大人君子之末乎然竊覩師之論文命意

必欲其合乎道遣辭必欲其順乎理故其比事連類託物引喻
娓娓千百言咸有補于世教而于儒釋氏同異之辨尤致意焉
蓋世出世間為法不同為教亦異而于此乎于彼乎笑其教者
均是人也萬人一心萬心一理則道豈有二哉譬如人有所適
飛橈鼓楫無慕乎車之安斯衡方軌無羡乎舟之利所趨之途
不能不異所造之地則同因其所造之地同而疑其所操之器
可以互用遂指虞姁工倕之所作為車奚仲吉光之所造為舟
則過矣非達人大觀孰能會其異而要其同乎天隱嘗謂三學
浮屠各私其教為兒戲之爭市井之鬨笑隱亦謂禪者之說與
止觀同今之縱徹自得者謾不知為何事而曰吾祖云吾祖云
是猶同中之異耳儒釋氏之徒各私其教縱撤自得者抑又異
中之異也師獨汲汲焉務挈而合之以求夫異中之同其為衛

闕

紀夢詩序

自先王夢祲之法不傳後世史家所記夢之奇驗可徵不誣者固多而人莫不有夢不必皆可驗于事也重紀至元之元年春予忝以非材備員國子學官其年秋校文上京夜夢觀新進士上謝恩表袞然出班前立者諸生遊都思其氏拜求其名明善其字也予既竣事而歸則聞明善已預在京薦名既已上于春官而科舉事遂廢予頗疑夢之不足徵明善退自有司歸就弟子列尋以憂去服闋來京私試數占首選時予猶居國學其夢

如初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明善適在十人之外方持來年而未及釋褐予益疑夢之不足徵及予請外南還而中書用臺臣之請計奏被　上旨復以科舉取天下士予亦復夢如初至正改紀之年也是歲明善果再薦于京師二年春以正奏　名入對大廷遂爲進士第一予夢于是始驗其兆見于科舉將廢之初其應在于科舉復興之後天者素定久矣夫豈人力也哉蓋古者卜以三兆筮以三易必參之以三夢夏曰致殷曰觭周曰咸陟其術皆亡不可考者獨周有占夢之官所掌六夢一曰正二曰噩三曰思四曰寤五曰喜六曰懼而六夢之占有二其善而吉則以獻而歸美于上其惡而凶則贈送而去之予向之所夢以爲噩歟則明善旋條之貢學殖之富淵以一第不足驚愕也以爲思歟則六館之士數百人予所思者不止

明善也以爲癖歟則明善之氏名非予覺時所常道也以爲喜歟懼歟則予于明善未嘗喜其得而懼其失也無所感動而自夢殆正夢歟兆見于科舉之將廢而夢固不忌應在于科舉之復興則夢可謂吉矣時之文人才士內交于明善者聞予言往往爲詩以紀之好事因會稡成卷求予志于卷首以實其語予聞詩言牧人之夢其占以魚爲豐年旐旟爲人衆釋之者謂此即所獻之吉夢也別今

聖神在上文運方新其事有大于牧人之所夢者顧予疏賤不得如古之牧人獻其吉夢而歸美焉若夫諸公嗟嘆之不足而永歌之則小雅詩人之意也雖然廢興得失之故固出于天者之素定苟未能修其在人而徒欲取必于在天可乎孟子曰命也有性焉此予與明善之所夙講不敢以瀆告之也

贈余生詩序

昔西山蔡氏善言地理先師朱子深有取焉而朱子之門不必人人皆西山也蓋地理術者之事以儒者而兼通其說持博聞多學之一端耳曷嘗以是爲學者所急乎後生小子羣居終日視記誦詞章爲不足爲而獨以不知地理爲恥探奇勦說憑虛造言人自爲宗務以取勝俗習所尚相師成風抑又西山時所未有也觀其論辯馳騁出人意表誠若可喜是以孝子慈孫甘受其欺而曾不悟反疑術者未觀此秘往往委已以聽焉甚者變置百年之丘壟使先世體魄不得寧于地下有人心者所不忍言予之病此久矣故先父之葬凡擇地一付之術者士友或來咎予不學地理而輕信人言且爲圖說以見告其圖則一岡一阜悉加以醜惡之名其說則旁引曲譬抑揚開闔詭怪莫測每

更端必助以悲哉悲夫可為太息流涕等語大抵皆蝸屋中譚世之浮詞予固已厭其强聒逮今十有五年其說訖無所驗而術者之言可徵不誣予于是益信地理果非學者所急欲擇地但當擇術者而已蘭溪余生今之所謂術者而樂交于吾徒持所得贈言若干篇求予為之序予方懼書以遊談亂其術余生乃不自以其術為可恃欲藉諸公之餘論以收名定價于一時宜亦未能免俗乎余生誠能益進于其術而無速于自售俟有如西山者出徐起而就正焉彼沾沾動其喙者將自息矣余生之術不患其不行也鄙野之言不足序作者之意同志之士尚有槩于心乎

平宋錄序

平宋錄者紀淮安忠武王平宋之功也王廟在杭城燬于兵監

察御史言王壹勞戮力弼成正統功莫大焉宜令有司復其祠守仰副國家崇報之意御史臺上于中書省以聞已被旨可其奏而江浙行中書省亦以爲言乃命中順大夫本投下諸色總管府達魯花赤普化乘傳而南與行省官同涖其役廟之告成也行省既請胙王以大國錫銘于石章且俾儒司刻平宋錄于杭學以侈其傳按錄之舊文與勅賜王廟碑開國元勳佐命大臣碑皇朝經世大典所序五戰間有不能盡同三碑大典皆史家承詔撰著今悉取正焉他書有可證據則增入有當參訂則附註餘無所考者並存其舊以俟史官之裁擇王世胄之懿官伐之隆德器之宏勳烈之茂則有制詞及碑文在謹以冠于篇端茲不敢贅述也

李節婦詩序

節婦馮氏名易安大名南樂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剛之孫湖州録事汝弼之子武宣縣李君如忠之繼室也李氏故爲金之世家今占籍東平汶上高祖曰仲畧山東路按察使曾祖曰景雲御史中丞祖曰先永昌令父曰定 國朝至元間從下江南因寄居於越君初娶探馬赤氏有子曰某生十年而探馬赤氏卒録事時君仕越之莞庫以節婦歸馬僅再朞君遽以疾卒大德某年四月某甲子也君垂殁時語節婦曰吾已矣爾其奈何節婦引刀斷髪誓靡它方是時節婦年二十有七其子二人任甫一歳伏方娠後兩月始生汶上之族及探馬赤氏之家聞君死多留貲合内外屬南來悉取其所蓄聚而携其子任以去節婦一聽其所爲弗與較四壁蕭然室惟兩柱而已閭巷之

人莫不哀之節婦有姨母事山陰尉李君良佐賴其力奉柩葬城東北戰山下錄事君念無以資衣食將嫁之節婦爪其面流血以死自誓錄事君知不可奪為養女求贅婿以周給之蓋其婺居者十有九年二子既克有成立乃以泰定元年春遣李君登探馬赤氏之柩返葬汶上先塋之次中書平章政事王公嘗為之銘于是南北聲問阻絕已又宗姻里黨意其必已更適人或疑為死矣溯其來皆大驚太息至泣下節婦俾任留奉丘隴而與伏來越上以存江南之祀一時名人多為賦詩屬予以序予惟方今德教流洽俗化淳美女婦能以義自守而見旌表者與比無之其遭值變故始也能居人之所不堪終也能伸已之所欲為若馮氏者然人哉屬直書其事于卷首俾覽者知其賢與它見褒者表因不侔也贊美之辭則篇什存焉

義烏志序

義烏自秦爲縣歷漢唐訖五季見于前史與它圖記者或總序一州一郡或畧舉一事一物其詳靡得而周知宋元豐舊志出于縣令校書郎鄭安平而所紀下及南渡以後非必其本書咸淳續志出于潛之族曾祖漕貢進士應龢手藁具在而別本互有異同蓋方纂輯而未經裁定亦非其成書洎自

國朝統一函夏縣地入于職方已七十有八年官府之建置人材之登用風俗之趨嚮戶口之名數貢賦之品目悉無所登載可不謂闕典歟爲政者迫于簿書期會米鹽碎務未遑有所咨訪也今縣大夫謙約馭詳而事無不理爰以暇日訪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得元豐咸淳二書屬潛重加詮次以傳潛衰朽荒疏無能爲役乃俾王生褘宋生濂合二

書而恭之郡乘刪其繁冗訂其舛誤法當補書則引類相從而增入之附以辨證釐為七卷仍以圖冠于卷首潛既辱視其成因為之序會兩生並赴秋闈遂俾傳生藻相與校正歸于執事者而刻焉見大夫達魯花赤儒林郎亦璘真畏兀而人尹承直郎周思恭許州襄城人

貢侍郎文集序

延祐初元故內翰貢文靖公較藝江浙鄉闈潛以非才誤蒙薦送忝綴末科公既入居文學侍從之列而潛隨牒遠方浮湛州縣既乃登畿將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已久猶幸與公仲子侍郎公託契家之好而締文字交侍郎由供奉翰林外補而復以元官召累陞次對潛適自退休備員勸講同官爲寮日相欵洽爲有吏事閑散不親其職業辰入酉出無須臾間于侍郎之

高文大冊長篇短章雖時獲窺豹一斑嘗鼎一臠終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晉以老得謝歸卧林麓侍郎方峻躋臺省出駕伏車相望日益以遠諸生有辱侍郎謂之進而旅于門下之士者彙次其文集為若干卷持以示晉始遂其快覩而厭飫其雋永之味焉昔之論文者蓋曰文之體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人夫立言者或襮理或指事或緣情無非發于本實有是實斯有是文其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為言不得不異焉有一定之體乎侍郎蚤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衆俊並游于成均逮釋褐授官而踐敭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其蘊蓄之素施于 詔令則務深醇謹重以導宣 德意而孚衆聽施于史傳則務詳贍精覈以推叙功伐而尊 國執施于論奏則務坦易質直以别白是非邪正利病得失而不過為矯激他歌詩雜著

贊頌碑銘記序之屬非有其實不苟飾空言以曲狥時人之求至于宦轍所經名區勝地大山長路穹林邃壑風嵐泉石幽遐奇絕之槩有以動其逸興而形于賦詠與𭦟人靜者互為倡荅率皆清虛閒遠可喜亦非窮鄉下土草野寒生危苦之詞可同日語也蓋其為文初不睠于一定之體安知其孰為臺閣孰為山林也耶東坡先生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雖一日千里無難及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欲知待郎之為文請以先生之言觀之至正十又五年秋八月甲子黃溍序

族譜圖序

古者圖譜有局掌于史官局廢而士大夫家自為譜言氏族者

或謂黃氏嬴姓陸終氏之後或謂黃氏出于帝高陽者自柏翳賜姓嬴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為楚所滅子孫之仕楚者有黃歇出于金天氏者自臺駘封汾州而其後有沈姒蓐黃諸國為晉所滅子孫之仕晉者有黃淵皆以國為氏或又謂嬴之得姓始于柏翳祖臯陶而本金天可盡據乎漢尚書令香太尉瓊父子江夏人唐之江夏暨會稽零陵巴東西郡江陵洛陽晉安八郡各有黃氏而今也同望江夏何以別乎官失其守而譜學墜絕乃欲旁引曲證而推及于千載之上固難矣惟婺之黃氏出金華從越之剡洪之分宣城豐信之弋陽江陵之監利為五大族而潛之九世祖八世祖仍居婺之浦江舊譜以為自分來宣歸而郡志所載黃氏墓在浦江者見于開元十道圖則浦江之有黃氏已久似未可以舊譜為信要之其言必有所本無從考質

也七世祖始徙義烏族日蕃衍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斯可得而詳焉六世祖隱居弗仕用薦者當授官未命而没五世祖亦隱弗仕逮我高祖乃以子貴累贈典其以進士登于科者我曾祖一人而已先祖先考在異時俱嘗補官而未及祿潛今感世叨備官使而獲推恩于二代顧以鄙劣無似弗克負荷駸尋暮景懼一旦殞滅以爲大憾安可無使後人知夫源流之自而思允其宗乎昔太史公庭堅自序本出于金華而其譜止及于分寧七世以上皆略弗著盖慎之也庸敢竊取斯義斷自九世祖以下丘隴之尚完祭享之不廢者爲之圖若譜遠不可知疑不可明者悉闕焉凡爲圖譜之法親者宜詳疏者宜略爲子孫者各詳其親則其所略者自可互見今不以親疏爲間而有所或遺者恐諸房子孫不必人人能有其圖譜而于所親各

致其詳也來者當思補其所未備而無厭其傷于繁哉

後序

湑於族譜既嗣其所疑與其所不知舊譜所無者亦不敢妄有增入然尚有當考訂者我七世祖妣宗氏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女弟忠簡公之子直秘閣穎誌其墓孫男五人其二人曰公顯公煥今見于譜者孫男七人惟上三人與誌合其下有無谷少亨潜之楊祖而無公顯公煥誌乃當時所作必無謬誤非妙更易則譜之脫遺也江浦之花橋有黃將軍廟在我九世祖墓之旁將軍名仁瓖鄉先生倪朴為立傳載其捍衛鄉井之功甚悉子孫至今不絕同里細人之家留黃姓而散處于邑中者多士族疑上世必同所自出歲久而失其世次譜所以不及也義烏之鷹岩有紹熙四年進士名耕字子野仕至郡通守按登

科記于我祖曾爲諸父行不知何以亦不入于譜也抑嘗觀太史公庭堅自序其先金華人七世以上失其譜而豐城譜乃其于七世之上又遡求得其四世且謂其先由秀而婺由婺而洪越之新昌有庭堅同年進士某推序昭穆知爲兄弟而進士之從曾孫禮部尚書度乃謂黃氏居江浙者大抵出于建之浦城其先由建而婺由婺而越二說尤異併識于此以待咨訪焉

說

唐生字說

東陽唐生名圭而其爲字者不與名配求予有以易之予既字之曰公謹甫且告之曰玉之爲物也至貴爲器也不一而莫重于圭是以古之用于朝聘者執之如不克焉謹之至也夫敵明而有環充耳而有瑱佩而有珩璜琚瑀起量也而有駔琮發兵

也而有牙璋圓皆服用之所貴若其為國之重器則有圭焉九寸而為桓也寸而為信為躬者天子之命諸侯之守也命尊而守嚴能勿謹乎傳曰玉不琢不成器生羔犢于成矣故予獨告之以其持之而無失墜焉者曰謹而已嗚呼其懋敬之

李生字說

中山李生弘道之字曰仲能為之說以繹其義者三人矣而未足以厭其欲復來徵予言夫冠而字禮也冠禮廢不舉而字之配名者不廢今也在禮始冠三加皆有祝之字辭一而已一字而三說焉今之又今也雖然生之名若字得無取諸吾聖人所謂人能弘道者哉舜何人予何人禹稷顏回同道人也道也果且有古今乎哉道未始與世推移而人不必皆聖智皆賢有德患夫有能有不能耳生其勉之姑以名字自守而行乎吾聖人

之言無務以多聞為也

鄭生字說

若昔所記聖人心學之要不曰中乎堯之一言至約也舜益以三言則已詳焉孔子贊易復因三百八十四爻以明夫用其中者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廣信鄭生元吉之字曰得中蓋有取于離之六二生之父若師剖析爻象為之訓辭諄諄數百言富矣哉而生不以為足將求予申言之嗚呼道可受而不可傳如以言則生所聞于父師皆鍼石也黙識而自得焉雖三聖人之言猶筌蹄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予竊用以自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生其勉之

蒲察仲敏字說

仲敏名志學徵予序其為字者序曰昔者孔子與顏淵言仁顏

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與曾子言孝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而孔子之自道則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者賢者不自以為敏故如恐弗及聖人固無事於敏猶勉焉孳孳由是觀之進學之功孰先于敏乎六經之言學始于說命說之言曰務時敏為學之責乎敏自古而然矣雖然學以為政也孔子蓋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則敏者又所以從政歟仲敏之講學有年矣可以出而從政矣予既知其敏于學抑有望其敏于政序其字因以勗之

啓

謝鄉試主司徐照磨啓

三月十三日蒙恩賜同進士出身者祗命以逢撫躬無措載循忝冒寔有寅緣竊以詩詠思皇侈成周之多士史稱間出彰大

漢之異材垂照來今蔚為盛世然必鄉書上獻乃登天府之名
計吏與偕方署太常之籍凡皆重乎其始進是故擇焉而愈精
昔在熙朝率由茲道剏右文而興治若先烈以敷猷蒐曠典于
三紀之餘棣羣英于千里之外戔戔束帛殆幾遍然而有聞于
于纓冠執甘瞪若以自稷棘連闈而並掎袍何白以太紛惟薦
送之定員竇抑損于舊制加以文非故習蕩無槩度之可稽業
業有專攻競出管闒之餘見飾辯麗者或乖雅馴之體狃齣眇
者或昧精浸之原乃欲定去取于一日之間而使論安危于九
重之上其所繫者大矣豈不確乎難哉自非精鑒裁以持衡攬
英雄而入彀妍媸並照細大不遺則何以闢賢路之初程承天
光之下燭肆時盛舉屬我宗工宜搜傑異之材佇副詳延之意
如滑者器資窾陋術業疎蕪遊迹英聲猥玷譽髦之造睎光華

旦然充斯弛之求敢期小技之曲迂亦借大方之品目忘其瑕垢不俟三獻而還收出諸泥塗輒與寸朋而前列辱米歎之及此碩膚謭其奧堪粤陪方物之陳薦入春官之考論言衛被雍容衙室之諏積奏森羅煥爛上方之札盡少裨于末議庶無負于茲知夫何鼓已至于再三咸寶臨于咫尺屢終條對靡中題評拔以先登徒愧大官之士存而勿去偶同瞏圜之賓叨綴第以為榮省恩流之有自茲蓋某官先生導揚德意砥礪文風假華袞之寵褒曲垂薦籍數魁旅之過聽獲預併容濫敢不勉企前修益圖後效鞭駑附驥豈十駕之難追磨鈍為銛尚一割之可用上酬亨遇次荅隆私激烈情深鋪琹語淺

賀周縣丞啓

策名斯陛贊邑海壖榮命載行輿言胥慶惟古有詳延之禮肆

時多間出之材於昌辰聿新曠典文場初啓類霑優渥之恩英彀重張眾極俊髦之選科目見謂得士州縣豈徒勞人蓋將任以事功必先養其譽望某官卓乎懿行允矣令儀獨抱遺經詞章固為餘事究觀當世設施匪事空言學業著于鄉閭速旅陳于方物裒然高舉藉甚能稱可緣再鼓而少衰仍與十朋而前列用宵妙柬式副旁求日昃形庭既親承于大對天臨黼座宜密近于清光俟是除遷胡然引却姑一登于選部不再轉而為丞庶出緒餘稍甦疲瘵佇聽酬庸之美亟覩圖任之新某猥以陳人覩茲盛事雲霄直上詎為儒者之榮膏澤下流尚慰斯人之望聊攄悃愊少助忻愉

通李州判啓

晉登上第隨佐偏州偶緣臭味之同遂託雲仍之雅輒憑書問

膺俟事音共惟某官流慶仙源飛英學海故家舊物陋杞宋之莫徵大册高文畀晁董之所對科目之士于斯爲盛州縣之職夫豈徒勞於展材獻力裨治化風行草偃里無弭筆之民川泳雲飛座有彈冠之客載新觀聽允賴作成屬當視篘之期敢後典戲之詗滑稽連漫述愓息素餐忝冒謂何久自慚于揚粃瞻承伊邇幸毋爽于及瓜拱俟晤言悉攄下悃

公文

陳乞依舊致仕咨文

伏念滑跌玷科名叨塵官使幸獲逃于瘝曠每思戒于滿盈所以不待引年自請納祿一歸田里五閱星霜夫何姓名猶存乎齒錄之餘造化曲盡乎陶鈞之妙遂令朽質仍預清流起從外監之散員入就禁林之儲直北扉視草東觀紬書屢蹕上京蹕

經內府躐躋勸講之職忝陪侍從之班虜謗奚堪僥逾特甚方
陳免牘俄俾賜環專使在門
大君有命靡得以循墻而避是用不俟駕而行揣微分以淺覥
感深畏而激烈趄趄故步邇勉汗顏孰知既去而復來豈非以
退而爲進不圖頡頏曷追譏評而況蒲柳易零桑榆已迫預越
是懼補報無由敢祈叩于洪鈞願保全于末路尚惟矜察轉以
上聞

代浙東憲使請立耶律文正公書院公牒

竊謂人能弘道學必有師仰惟碩德之間生實繼先儒之正統
流風未遠世澤猶存不有專祠曷彰遺烈伏見故昭文館大學
士兼國子祭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
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謚文正耶律公前代賢王之貴胄

本朝上相之諸孫負深沉不器之資懷耿介拔俗之志爰親師
而取友用修己以治人粤若
世祖之時咸宗許氏之學克嗣其業尤屬于公卓居單行之先
式膺付託之重一貫忠恕之妙獨傳于曾參三千弟子之徒同
師于有若凡升堂而入室必蹈矩而循規一從國學之建官三
爲祭酒以設教啓前賢之蘊奥示後學之楷模青青子衿靚時
髦之傑出英發束帛承 天寵之褒嘉逮請老而懸車復興歎
于當守特馳乘傳加錫上尊高朗令終既疏封而告第華皓一
節已定謚而易名孰知鄉國之舊居尚缺禮祠之精舍當職久
司風紀傳采輿言謂後人苟獲瞻其儀型雖異世亦將知所觀
感宜立書院而修其祀事仍置山長以領其生員庶幾人材之
作興可備 國學之任使誠非小補是用申明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策題

會試漢人南人策問

問孔子告門人以既庶加富既富加教牧民而三事具則王道成矣其設施之畧可得而知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保息本俗所以富之者有九職土會土宜土均荒政職事所以教之者有八統十二教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其經制之詳可得而聞歟孟子之語時君無非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推而行之果可通于今歟漢唐盛時亦云庶且富矣君子或以為其教無聞焉或以為未知所以教也伊欲盡三事之責若何而可以去漢唐之陋若何而可以比成周之隆抑有其道歟其酌古今之宜而折衷之以對

上都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天下事可言者多矣未易以遽數也姑舉其一二言之可乎人才有短長而惟限于資格力民有高下而同困于征徭儒術非不尊而未能崇雅黜浮吏治非不嚴而未能發姦擿伏因循積久莫知所以為變通之方識時務之俊傑詎可默默而已乎願聽所蘊以俟為政者擇而行焉毋徒為甚高論也

江西鄉試南人策問

問三代法制見于經者惟周官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

工有記果出于誰歟或又謂三十六十之屬已散見于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于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也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固爲有用之學宜已熟講之矣願聞其說

浙江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先儒以經義治道分齋教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則水利亦儒者之當所知也古所謂水利曰河渠曰溝洫溝洫施于田間故其效易見河渠限于地勢故其功難成方今言東南之水利莫大于吳松江視古之河渠與溝洫其爲力孰難而孰易其爲利孰少而孰多諸君子習爲先儒之學必夙講而深知之矣年試

陳之以裨有司之餘議

江淛鄉試南人策問

問事有不本于古而可施于今者君子所不廢也然亦安可徒守故常而不究其始終乎漢之取民者有更繇有算賦而除之下田租之令時出焉唐之兩稅與之孰輕孰重而迄今以為定制乎漢之任人者有察廉有課最而舉可為將相之詔間見焉唐之循資與之孰得孰失而迄今以為定格乎其果皆無弊乎推本而言則取人莫善于井田任人莫重乎封建自秦開阡陌置郡縣千載之下迄今遵為成憲者大抵皆秦之舊也何以能使其法施于人久而不變乎漢之限民名田唐之襲封刺史非盡泥于古也亦莫有堅持其説而卒行之者豈時殊事異通于古者或戾于今而上下之所便安者擬古今之附乎民苦于兼并

而無以樂其生吏病于數易而不得喜其治之非可評便安之也其弛張損益猶有當議者乎它如交鈔引鹽近倣于宋以立法者又未可遽數也請姑以其大者考歷代之沿革原其始要其終而折衷之庸俟上之人采擇焉毋苟謂此儒者之常言而置同勤說以對

國學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禹湯文武其道一也而有忠質文之異尚于丑寅之異建何歟至吾夫子又有行夏從周之說其去取之旨可得而聞歟記禮者有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由是言之有虞氏亦有所尚歟殷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殷已尚文歟三代而下以迄于今所用國夏時也今之所文果皆周之文否歟時務莫有大于此者不可以不講也幸究其說

問學者將以行之也所學何道歟所行何事歟弦歌之化本于四科之文學後世專門名家猶有以儒術飾吏者以經義決事者矣夫何古道湮墜士習日偷羣居則玩思空言而指簿書錢穀為細務從政則苟逭吏議而視仁義禮樂為虛文不幾于所所學非所行而所行非所學歟二三子蒙被樂育以幼學為壯行之地可無所熟講而索定歟孔門遠矣西漢之士有不可企而及者歟願試陳之毋以讓為也

問進賢退不肖古之道也　國家設官分職以理庶務而俾持風紀者司其黜陟夫何州縣絓問于吏議者往往而是登于薦牘者曾不多見歟有虞氏所舉十有六人所去四人而已由是言之三載之所黜陟槩可知矣豈今不古若賢者少而不肖者者多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可厚誣天下無君子歟

願試陳之以袪所惑

問古之為國者必務訓農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方今朝廷重臣既專領司農之官郡縣長吏又兼任勸農之職而田里之間田有遺力人多游心跂者率以為田不井則背本而趨末者衆是固然矣夫井地之法既未易卒復若何而能使守本業者有以盡其力逐末作者有以易其心幸試陳之

問國家之患盜自古而然矣方今　朝廷清明天下無事而民間推埋掊掩之習猶有存者以為養之未至窮而無賴歟教之未盡愚而無識歟則農桑學校之政嘗舉矣以為郡縣之治有未善苦吏急而致然歟則守令之選又未嘗不精也願推言夫不能使民不為盜者其失安在弭之之方宜何如毋諉曰此有司者之事非諸生之所知也

問古之為治者必正俗習所尚不同故其俗為亦異禹湯文武之道一也而忠質文各有所尚何歟説者以為五帝以前風俗大同故無所尚而記禮者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然則有虞氏亦有所尚歟殷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殷已尚文歟孔子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之説而賈生謂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何歟由漢以來千有餘歲中間土宇分裂而政殊俗庬固未可槩論方今天下大同德教流洽而習俗未能丕變以為文耶則士多因陋而就寡以為質耶則民多僥湢而散朴以為忠耶則為吏者又往往辯智而御人所尚果安在歟欲救其獘宜何先歟諸君子它日擭脩官使出而任承流宣化之責于當代所宜損益者可無夙講歟試言其畧

問養士將以致用也養之于未用之前者有教法焉用之于既

養之後者有選法焉爲法雖不同而首尾相資有不可偏任者夫何今也拘于法守莫能相通漢之徒三十不盡登于銓曹唐之吏八百不皆出于學舘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選法在今爲甚密殺法視古則已殊法制之疏密旣殊事任之輕重不得不異此勢之所必至歟果是出于立法之初意否歟品調消息之使無彼此輕重之偏亦有其道歟此區區之所欲聞也

問昔者孔門弟子之問答言必以實聽其言而其志之所趨學之所造可知也去聖日遠後生小子類以空言相高端本氏之所不得聞者若已有聞漆雕氏之所未能信者若已可信雷同勦說併爲一談雖有知言之君子亦莫能察其所志之遠近所學之淺深也惟自知之明者其爲言也實二三子宜審于自知矣幸因荅問少攄其素蘊以見夫所志所學之實何如也

問爲國者皆欲吏之廉不知所以致其廉皆患吏之貪而不知所以去其貪議者謂祿秩厚則廉者有所勸禁令嚴則貪者有所懲是固然矣今之祿秩非不厚而廉吏不爲之多禁令非不嚴而貪吏不爲之少其理安在乎

問民貧則國無獨富民富則國無獨貧此理勢之必然而無可疑者今天下之民以爲貧耶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者亦或有之以爲富耶裋褐不完舍菽飲水而不免于飢寒者蓋已多矣國家之調度將一切取贍于富家固不能無朘削之患欲使詢無貧而皆有以待公上之須又慮夫兼并之弊終未易除然則爲國計者如之何其可也

問聖賢之論治未嘗不取法于古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告以四代之禮樂滕文公問爲國而孟子告以三代之井田學校何所

取之不同歟由設施次第言之必養之以井田敎之以學校而後禮樂可興也其法果可偏廢歟孔孟所言布在方策顔淵無其位而不得行滕文公有其志而不能行後世雖或行之而未盡也今亦有當講者歟尚畢其說

問蓋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令之君子知學道者誠有之矣小人而能學道者初不多見者伊欲以斯道覺斯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則爲君子者不得不任其責請試言之以觀二三子之自任者何如也

問昔安定先生之敎學者有經義齋有治事齋治事者人治一事又兼一事故其出而仕多適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夫窮經而不能致用則經爲空言矣作事而不師于古訓則其爲事亦苟焉而已矣是果可歧而二之歟然以其成學

觀之則又如彼何歟諸君子朝斯夕斯所談者無非經義也所治事果何事歟幸試以素所講習者言之毋讓

問為法必有先後之序知所先後則舉而措之斯易耳蓋昔之言治者曰明黜陟也抑僥倖也精貢舉也擇官長也均公田也厚農桑也修武備也減徭役也覃恩信也重命令也此十事者孰于今為急而在所當先孰于今為緩而在所當後二三子習為明體達用之學必當究心乎此矣請條陳之

問鈔出于古而交會創于近代然所謂交會者必以錢為之本蓋合券所以取錢非以彼易此使之捨實錢而守虛券也方今鈔法獨行而錢遂積于無用之地立法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既久亦宜有變通之道焉請試言之以待執事者之財擇

問除盜救荒非無良法然莫若思患而預防之乃今

聖仁在上威行惠孚蝟聚之衆固已肅清萊邑之民殆將魁息及是時也儆戒無虞蓄備具有不可不素講者二三子倘有志焉於從此乎何有請試陳之以俟有司者之諏訪也

問君子小人如陰陽之相反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稽之前古雖治世未嘗無小人果可盡去乎夫所以處之者必有其道矣聖人推陰陽之消長以為處小人之法或尚剛決或貴于不惡而嚴何其不同乎方今明良相逢君子道長時之所以為泰也欲保其泰有急于處小人者乎聖人所謂剛決與不惡而嚴者今宜何先請擇于斯二者以對

國學漢人策問

問傳有之曰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敎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此豈非聖人所以論治者乎漢崔寔始為嚴

之則理寬之則亂之說而史臣以為明于體政寔之論猶空言耳諸葛亮治蜀刑法峻急而史臣以為識治之良才則又見于行事者也然則聖人之論治者非耶諸君子明古而識今宜熟講于此矣它日出而從政則何以裁其悉陳之毋讓

問昔者舜以契為司徒而敷五教于百姓命之以一言而已至命夔典樂以教冑子則為言不一而足焉成周之教萬民者大司徒而已其教國子也有師氏焉有保氏焉又有大司樂及樂師焉為教雖不必盡同要于鄉而詳于國則一也豈不以所輕者可略所重者宜詳歟洪惟我　朝事必師古乃者　綸音渙降嘉惠乎成均之士甚厚皆帝王之遺意也所輕固有在而待之不加詳焉何以稱塞　上旨歟蓋古之設教者有聲音律呂干戈羽籥弧矢之類為事至詳也果可用于今而不以為戾歟

二三子朝斯夕斯所就無非天人性命之理凡昔人爲教之具皆未嘗身服其事豈不曰彼所習者器之末此所講者道之本歟先儒之論學蓋曰不可厭末而求本今雖原其本末而于具法之所宜詳者條陳之將以復于 上而相與講習焉毋苟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也

問古之造士必以四術而莫尚于樂有虞胄子之教典樂專焉成周國子之教司樂總焉考其名官而所重可知也豈不以樂者學之所以成終歟漢唐去古日遠詩書禮之文雖僅存而樂之缺有間矣然猶有以樂立于學官者有請以樂教諸生者其爲樂果皆出于古歟我 朝沿襲近制雅樂之設于成均者惟釋奠乃有合而未始用以爲教也其爲樂果不通于今歟孔子適衛以童子視端行直而知韶樂之作樂之善人必其效如此

而可希闗弗講歟伊欲如帝王盛時俾為士者無不成于樂亦有其道歟二三子游于庠序之間蹈德詠仁不爲不久願具陳古樂之本末與其可施于今者有司得以詳擇焉

問若昔三代之士論于鄉者必升于學然後官爵加焉其取之也詳故其為材也備漢之四科不皆養于學校唐之六館不皆擇于鄉閭至宋之方州舍法遂判爲兩途而亦足以得人何歟洪惟　國朝自至元間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以風四方建延祐初乃以科目取士著于令如種之獲適惟其時三歲登賢能之書于天府僅百人以博士弟子而預其列恒不若衛吏者之衆豈取之有未盡歟抑教之有未至歟或者閥閱貴游耻與寒畯爭長歟伊欲考古之制自鄉而學自學而官爵之其可行于今否歟後世之法亦有可參用者歟幸試陳之毋隱

問國朝之制某士必以經史時務時務試未易知經出于聖人亦不容擬議也姑以史事言之左氏之所傳太史公之所紀立法何不同歟班固荀悅范曄袁宏陳壽之流豈有祖述孰為得失歟歐陽子唐書法太史公者也司馬公通鑑法左氏者也而皆不能免先儒之譏是蓋有其說矣然綱目之作或因其舊或革而正之其是非去取可得而闡歟方今六館之士奮自儒科而居編摩論撰之列者踵武相接也二三子于昔人之是非得失安可無風議而為之折衷歟願試陳之以觀所學

問昔之為國者四曰井田曰封建曰學校曰肉刑其存于今者學校而已夫阡陌之已開者不可復矣何以使民無甚貧而遂其生乎郡縣之已置者不可復矣何以使吏無數易而成其治乎華令已定則法之輕者不可加重矣何以使人無易犯而不

陷于罪矣乎若夫學校雖以著令僅存而知仁聖義忠和之教不及于萬民直溫寬栗剛簡之教不行于冑子何以使之成其材就其實乎先王之遺制廢而莫之舉者既如彼存于今者又如此其弛張損益亦有可議者乎二三子游于庠序之間而務為有用之學得無風講于此乎其酌古今之宜以對

問人材者國之所興立也培植本根以成其名節者上之待士宜過乎厚奮揚精采以持其清議者士之自待不宜過乎薄四代遠矣東漢太學之士三萬餘人嘘枯吹生公卿往往折節下之峙名常出其口唐之六館宋之三舍猶有能明目張膽叩閽言事者史牒所載可信不誣也方今

聖仁在上菁莪樂育古所未有芻蕘之言一善弗遺夫何以賢士之闕萃口方之英游而于民生之休戚政治之得失一切存而不論徒睍睍焉綴緝

陳言以求合有司月書季攷之纖尺視昔人若不能無歉上之
人待之者亦既厚矣其自待者毋乃太薄歟豈世降俗敝士氣
萎薾不可復振歟抑為表率者未有以舞鼓而作興之歟觀立
朝必于平日乞時倘有言責亦將守其嘿以為醇謹歟願聞所
以變今日之積習追昔人之風烈者其道何若亦以觀所志焉
問三代之興皆改正朔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此三代之正朔
也而甘誓有三正之言則三代之前三正既迭用矣黃帝顓頊
之歷堯之敬人時舜之協時月正日果何所建歟前乎夏商既
建寅矣以湯武周公之聖何為不能踵而行之而行夏之時猶
有待于孔子然後定歟建子者一陽之生天道之始也建寅者
三陽之長人事之始也商之建丑獨何義歟秦之建亥亦商周
有以啓之否歟先儒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以詩書言之

月固不改矣改之孟子則月蓋未嘗不改也何其不同歟由漢迄今率用夏時是無容議矣然語古而無徵習今而不察亦君子所耻也試索言之

問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俗風聲既立氣習繫焉東漢尚清議而名節日以崇西晉好清談而禮法日以替得非好尚之殊遂以成俗歟然夷攷其人無所回撓戮力王室者清議激之也而亦有遜辭恭色取媚于時者焉清議果安在歟任放爲達廢弛職業者清談啓之也而亦有撿攝衆事未嘗少闕者焉清談何嘗爲之累歟豈士君子之制行有不隨風聲氣習轉移者歟稽前言往行之得失以自鑒而防其好尚之偏不亦學者之切務歟幸試陳之以觀所趨嚮者安在

問選舉之法其來尚矣說者咸以爲古之取士以實不以文後

世反是故其人才不古若也稽之經史則有虞氏之敷納以言近于文成周之賓興以六德六行近于實謂有虞氏之法不及成周可乎若漢之以孝廉察于有司者即古所謂德行也唐之以直言極諫對于天子之廷者即古所謂言也然以唐人詞章之習西漢之儒術東漢之名節固自不侔夫豈文勝其實誠如茲者所云雖有虞氏之遺法亦不能無弊乎此皆有司所甚惑也

幸相與推言其故

問漢儒言災異者焦延壽京房以易夏侯勝劉向歆父子以洪範五行故延壽作易林而向作洪範五行傳論至班固始述歆言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蓋二者莫可偏廢也易為而固書獨五行志有乎近世學士大夫皆以易言吉凶而不復以洪範言休咎豈非欲矯其偏乎漢儒之章合拘

泥讖若未足盡信固所序次禍福徵應之實果可盡廢乎然考之周官則太卜所掌三易之外無所謂洪範五行者豈古之陰陽占驗一以易爲斷而洪範不預乎箕子之言安所用漢儒之言何所本乎易洪範並列于六藝五行災異之學豈但小道之可觀而已今亦有能通其說者乎請聞其畧

問爲學必求師而取友師之尊未若友之親也樊遲問仁與知夫子既告之矣退復質諸子夏始喻夫子告之之意當時學者凡問於師又辨諸友其務實如此非後進所宜取法歟二三子群居終日求于師者爲甚詳而取于友者則已畧是固知師之可尊矣亦知友之當親歟在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釋之者曰兌爲說朋友講習說之大者也知講習之爲說則知友之當親矣其相滋相益豈淺淺歟顧以古者須友而成之義相與

懋明之毋苟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問成周鄉飲酒之禮歷漢唐猶存漢唐行于郡邑而西晉行于辟雍令頒以非著令所及莫之敢舉惟偏州下邑守令之有志于古者乃或講行之固未能盡合于舊典也蓋古之鄉飲酒或以蜡祭或以習射或飲國中之賢者唐惟三歲賓興畧用其儀今之又廢矣升歌笙入間歌各三終皆以小雅合樂三終則周南召南漢惟鹿鳴騶虞僅傳其聲今亦亡矣然則古禮之存者幾希伊欲蒐輯遺文以諗于朝而肄業于庠序之間諸君子倘有意焉幸相與商訂之

問漢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蕭望之非之而宣帝不聽常平法既行民果以為便後世因之莫敢廢也夫以望之議論有餘材任宰相宜迂闊于事情而不知變通者歟若壽昌者徒以能商功

利得幸于上何以使法施于人如是之久歟近代常平義倉傾以專使逮至我　朝乃有義倉而無常平頃嘗有以複常平為請者事下有司將行而輒止或者壽昌之遺法至是不能無弊而望之之言為不謬歟徵古驗今以究其得失而折衷之有司之所願聞也

問班固志地理條其風俗最為詳悉按禹貢周官職方氏辨九州山川土地所宜皆未始及乎風俗而十三國風之變獨見于詩說者謂盛治之世天下大同故無風俗之可言國異政家殊俗而風聲氣習隨之故不得不論其風俗作史者兼而取之所以備著古今之本末云爾然以其時考之商有反道敗德之苗民罔有怙侈滅義之殷士則于其同之中有未盡同也曹之失奢魏之失褊鄭衛之失淫而唐有堯之遺風則于其變之中有

未盡變也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而蜀之文章冠天下韓延壽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而潁川之教化大行則風有時而移俗有時而易似未可專以地分為斷也夫語時務者莫大于移風易俗而于經史之指若有所未喻幸有以祛所惑焉

問尚論昔之言治者必推賈誼董仲舒而劉向稱仲舒雖伊呂無以加誼雖伊管無能遠過則是誼仲舒皆伊呂之流也然而一則曰伊呂一則曰伊管豈仲舒所言純乎王道誼所言雜出于霸道歟向子歆不以向之稱仲舒者為然而于誼無所貶誼果非仲舒所及歟至歆敘七畧誼仲舒又何以與伊尹太公管仲並列于諸子歟若夫治安之策天人之對乃班固所謂切于古當世之事而二三子所風講以待問者也請撮其言之無怍于古人可施于今日者條陳之

問曹參避正堂舍蓋公而齊國安集周亞父得劇孟若一敵國而知吳楚無能為班固于本傳備著之者以其有關于治亂成敗云爾至為司馬遷傳贊乃譏黃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其旨安在乎固又謂道家者流清虛以自持卑弱以自守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布衣游俠之倫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其稱之如此豈猶有取于遷之遺意乎方今治教休明風俗醇美為士者既不屑道虛無之言為民者又莫敢以豪傑自任諸君子亦嘗鑒古今習尚之變而考前史議論之同異得失乎願聞其說

問職田之制其來尚矣而今也謂之養廉職田職田而以養廉名則是吏之廉否時視夫所養何如耳然以田之在官者有限有田則給焉無田則弗給也不幾于穀祿不平乎若夫人品之

不齎又未易以槩論廉者固不待養而有養者未必皆能廉也豈非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乎伊欲使上之所養也均下之自養也厚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乎

問古者士有常業官有常守故其為事專而成效易見也夫何後世之用人惟以歲月序遷而不復審其能否至于官數易其守而士數易其業以儒名家者不得專意稽古禮文以吏為師者不得專力于簿書期會自非以數術方技執藝之事為世守鮮有久于其職業者授以不素習之事而欲委任責成焉亦已難矣豈當世之事皆有非常之材而施諸事業者無往不可歟抑為士者徒知計官資之崇卑而未能如數術方技執藝事者之安其所守歟不然則古者任人之道不可行于後世歟必有其說

問古之大儒蓋有以習文法吏事見稱于史氏者然則文法吏事亦君子之所宜知也安可忽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惟夫使之無訟而後可以省刑是誠難能也苟非有以得其情鮮或不失有罪者豈易然乎律學之廢已久理官所學固非諸生所得與聞乃若先王立法之意考諸載籍猶可見也二三子姑以所知者究其本末而極言之可乎

問談者謂秦尚申韓故其治刻薄而少恩晉尚莊列故其俗浮華而無實其說是也我 國家尊尚儒術褒孔子之道以昭示乎四方縉紳先生言必以孔子之詩書執禮而非敢爲申韓法家之言也教必以孔子之文行忠信而非敢爲莊列道家之教也是宜刻薄之風浮華之習爲之丕變乃猶有一二之或存而

未盡去者何百家邪說入人之深而儒者之效固若是緩歟夫豈爲士者溺于口耳之末而昧于當世之所尚與不然則承流宣化者未能諭上旨歟願聞所以轉移而興起之者其道何由也

問自古有國者不能去刑必設官以主之虞之九官明刑者有士焉而折民惟刑者秩宗之官也周之六官掌刑者有司冦焉而以鄉八刑糾萬民者司徒之官也既有刑官而又以它官分任其職何歟豈其爲事固有不同歟令之刑書即古之士與司冦也禮官無所謂折民之刑而教官無所謂糾民之刑職任可謂專而不分矣夫職任專則事易治何古之人慮不及此歟二三子姑爲之解

問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無地而無學亦無時

而不學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然後為學則凡天子之命所未及者不得有學矣將黜而弗教與千乘之國為鄉術與二十五家之閭者有塾而建學立師悉聽命于天子為法何若是之煩歟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諸侯之國學也豈當時國學須天子之命乃立鄉學之設不待稟命歟夫學校之政亦時務之大者也考經傳之遺文以袪所惑敢俟來對

問天下之事恒患夫過與不及不及則失于簡過則失于煩其不適于中一也曹參日飲無所請事而不嫌其簡諸葛孔明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而不厭其煩俱號稱良相其為事有不同何以能同歸于治乎豈其才智之不齊舍所短而用所長乎抑以世殊事異其弛張緩急難以槩論乎千載之下欲以古人自期者苟未至乎無過不及之地則守職而不病于簡為曹

參可也奉法而不傷于煩爲諸葛亮可也不猶愈于爲胡廣之中庸乎先儒嘗教人以志伊尹之志矣書參諸葛亮之事豈足多讓乎顧聞諸君子之自期者何如也

問自古國家莫不重馬政所以蕃息之者必有其法焉儒者引經而言則以爲衛之詩人美其君有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語蓋人之操心充實而深遠故其馬生息之蕃如此也夫苟于芻牧之事漫不加省而但干吾之一心求馬之蕃息不太迂乎前史所載漢諸苑三十六所馬三十萬匹唐八坊四十八監馬七十萬六千匹而後魏之馬乃至二百餘萬匹以後魏與衛人所畜較之幾七百倍果皆本諸其心而致之乎抑有它術乎天下之事固未有不本于心者馬政特其一矣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釋之者謂有其心而無其政也馬政于今爲尤重請卽是而

試論之則凡發于心而措於事業者可以類推也

堂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法儒之者論恒以為古之治純任道後之治純任法天下其果有道外之法歟洪惟天朝列聖相承國之所憑藉扶持者規模至宏遠也徵古而驗今或者未能無疑焉考課之法非不明而奏最者甚寡糾察之法非不嚴而貪沓者尚多法繁有法而獄訟不為之遽衰服色有法而僭侈不為之少戢豈奉行之有未至歟抑離道以為法而致然歟其於張弛損益或猶有可言者歟諸君子明于時務念此至熟也其參酌古今條陳以對毋泛毋畧

堂試漢人南人策問

問道學何始歟危微精一以為傳文行忠信以為教道學之名

未立也漢董生唐韓子皆當世大儒其亦所謂道學非歟粤自營道河南關西創其前紫陽廣漢東萊承其後逮至我

朝文正許公出而以身任道學之寄學士大夫莫不知所依歸

乃者

仁皇在御明詔有司以經術造士且示學者以所宗師道學之盛莫今若也夫何新學小子味其糟粕者不過為取科目之計老成宿學窺其閫奥者類皆有輕科目之心古之道學亦若是歟伊欲循其名考其實使下焉者毋徒譁世以取寵上焉者毋訪經世而肆志豈非今日作人之大務歟諸君晝誦夕講于道學之言為日久矣願試陳之亦以觀所學

問自古以知人為難君子小人所為如陰陽晝夜之相反本不難知也」特患夫近似者未易辯耳以謹重為君子浮華為小人

耶則與家人語而不及朝省政事者似乎謹重矣而人不免譏其阿諛人主躋儒術而常毀之者似乎浮薄矣而人莫不憚其正直何也以恬退為君子以奔競為小人耶則晦迹于終南山者似乎恬退矣而猶擢利于驕縱人指其隱居為仕宦之捷徑伏謁于光範門者近乎奔競矣而皇皇于仁義人仰其道德于泰山北斗何也苟不于其近似者而辨之則人豈誠易知哉有天下國家者孰不欲進君子退小人而鮮能不失于近似之間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辨之不可不早也碩聞其方

問三代而降典籍殘缺言禮學者雖為專門夫禮莫重于祭而諸儒或分五帝為六天或合二祧為七廟至于郊丘異同禘祫大小六宗之義七祀之文明堂屋室之數論議角立莫能相通我國家承平日久稽古禮文之事固已大備然于諸家之說有不

容兼取而並用者考其孰得孰失而折衷之以待問焉諸君子之事也幸相與試評之毋苟誇日則有司存

勸農文

諸曁州勸農文

古之有民社者未嘗不以農事為先拊循勸率具有其法我朝叅稽故典郡邑守令悉以勸農入銜事莫重焉比以受任之初延登耆年詢以風土咸謂是州地產素薄兼之襟山帶湖旱澇相半仍歲凶歉民多阻飢夫不知盡其在人而一切聽其在天可不可也昔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方百里之地為田六百萬畝理田勤則歲增粟百八十萬石不勤則歲減粟百八十萬石勤與否之利害相遠如此然則欲盡地力者亦在乎盡人力而已誠能率而子弟竭其四肢之力以從事乎南畝將

凡富歲之入弗減益增蓄積既多縱有旱澇可無乏食之慮則今 聖仁在上茂育羣品至和之應必有豐年須若獎勵而成就之固長民者之責也並以東作方興率遵故常躬秉耒耜為謂農勸其尚勉之毋苟以為具文而藐藐其聽也

上梁文

行中書省上梁文

我國家幅員至廣屏翰有嚴毅牢執之近班總兵民之大柄分符而專節制端笏以領縉紳左江右湖控東南之都會上棟下宇聳廊廟之具瞻內拱 帝宸外臨藩服孰使百寮之長莫安一日之居既含舊以圖新宜因陋而就簡宜增崇于壯觀用昭示于等威官屬駿奔工徒麟集辨方拓土置水臬以取平度木簡材運風斤而獻巧舉無愆素役靡告勞審面勢以得中擬儀

刑而如故穹門洞啓燭幽隱于閭閻巨厦燕休折逥衢于樽俎

是所謂政事之本匪徒誇興作之功𧨏兆弗違虹梁將架庸伸

善頌式相歡謠

抛梁東海上雲開曉日紅大舶高颿來萬里島夷稽首慕皇風

抛梁西三吳黍稌徧高低灌輸京邑倉箱溢猶有餘粮野外棲

抛梁南閭閻風行拂犇嵐枹鼓不驚民按堵九天雨露聖恩覃

抛梁北舳艫銜尾官河直百貫流行道路通日中聚貨如山積

抛梁上紛郁非煙還在望台階清潤六星齊太平可見非無象

抛梁下俯瞰江濤奔萬馬居人游衍競讙呼共樂昇平陶至化

伏願上梁之後五兵偃息百穀豐穰民風擬于鄒魯相業侔于

虞唐宣暢鴻靈鞏固藩籬之守翊扶寶祚允資柱石之强等天

長而地久慶　君明而臣良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續藁十八

題跋

恭跋　御書明良二大字

皇上在宥天下端拱無為清閒之燕時游心於藝事雲章奎畫夐出前古帝王之上而臣下罕有獲拜賜者惟翰林學士承旨開府儀同三司扎剌爾公以開國元勳之冑世長宿衛清忠粹德簡在
帝心親御翰墨書明良二大字以賜焉仍命公因以為字臣溍忝以非才載筆從公之後公出以示臣俾志于下方臣竊惟
君尊臣卑者分之殊休戚同之其體則一是故舜之作歌皋陶之賡載皆取諸人之一身而以元首股肱為喻元首之明
君德也股肱之良臣道也合明良之二言以為賜而因以字之

于以表　君臣之一體也非世家重臣與國同休戚者何以堪
此乎雖然舜臯陶之賡歌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者臣之良
由　君之明也武丁之命說所謂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者
君之聖由臣之良也然則公之圖為補報者宜何如哉臣不佞
不敢徒以公衣被貽回之光侈為一時之榮遇而獨以大人之
事　君者有望於公用俾昔賢專美于前也

恭跋　御書慶壽二大字

今上皇帝改元至正之明年翰林學士臣朶爾直班嘗一日侍
燕閑于宣文閣
上親御翰墨作慶壽兩大字以賜焉後七年臣溍以非才待罪
翰林臣朶爾直班由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入為中政使出
以示臣溍俾謹誌之臣溍欽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多能聖學之餘事形於心畫如雲漢之昭回在上非下土愚臣所得而窺測然竊聞之皇極五福以壽為先兆民所賴一人之慶夫以勳賢貴胄為國世臣錫之眉壽以保其家宜也乃若推廣

上恩均慶于下使八荒之人同躋壽域豈非所謂彰

君之賜乎臣滑於名言之所不及者既不敢强贊一辭而屬望之私有不容自已者謹以志于下方

恭跋賜名哈剌拔都兒御書

翰林學士承旨哈剌拔都兒家藏

文皇所賜御書墨本二卷親筆二卷此筆之一蓋

先朝嘗賜以今名而上復出御筆申命之也

恭跋命哈剌拔都兒充捧案官御筆

天歷二年夏五月　日
皇帝坐奎章閣特降御筆以禮部尚書哈剌拔都兒充捧案官臣溍竊惟　國朝任官作命皆出外廷具有品式捧案官蓋中朝侍從近臣且不常設非可律以定制故
天子親御翰墨以命之實盛典也史臣宜謹志之以備館閣故事焉

恭跋　御賜永懷二字

文皇以萬機之暇游心藝事神文聖筆冠絕古今間書以佩刀刻蘆菔根作永懷二字亦妙具手八法因模爲墨本以賜近臣今翰林學士承旨哈剌拔都兒時方以禮部尚書入侍燕閒與被是賜襲藏已久恐人無知者出以示臣溍俾志于下方臣竊惟永懷之義猶大雅之詩所謂永言孝思也昔周成王剪桐葉

爲圭徒以實其戲言而　上之孝思造次不忘手聖念度越三代之人主遠矣後之史臣宜有述焉

恭跋　御書奎章閣記石刻

天歷二年春三月

上肇開奎章閣延登儒流入侍燕閒冬十月臣鐸爾直作頌以獻至順二年春正月　御製閣記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學士泰禧宗禋使臣阿榮傳旨以刻本賜焉臣鐸爾直拊蹈而退襲藏惟謹以臣溍待罪太史屬俾紀其歲月于下方臣竊聞前侍書學士臣集爲臣言

皇上以萬幾之暇親洒宸翰書奎章閣記刻寘禁中凡墨本悉識以天歷之寶或加用奎章閣寶應賜者必閣學士奉旨具成案持詣榻前覆奏然後予之非文學侍從近臣爲上所知遇者

未嘗輕畀臣鐸爾直當
上踐阼之初以保寧等處萬戶名對　明仁殿特　詔發兵河
東陝西尋以前鋒迎敵遂巡鎮栰安河南山東又被　旨督諸
將平雲南陛辭之日既賜之弓矢及他服用貴珍之物以重其
行逮凱旋而復命也顧以辭藝進而特預是賜珠帶之恩寵絕
前比茲蓋時清　主聖弛武而隆文示之意嚮以風厲于四方
將使中林兔罝之士莫不鼓舞變化於雲漢昭回之下甚盛德
也一嚬一咲豈虛乎哉臣鐸爾直以周通之才出入文武動協
上意抑可謂不辱　君賜矣臣是用備著之若夫天縱聖能心
畫超詣有非疏賤下愚所得而窺測者不敢贅一辭也

跋平雲南頌

右平雲南頌亞中大夫保寧等處萬戶述律公鐸爾直作初

文宗皇帝以南詔弗靖師久無功特命公往督諸將深入蠻境殄其兇渠餘黨悉平公既凱旋入奏因作頌以進仍錄其副而傳焉

今上皇帝謀元帥俾坐鎮西南夫而廷臣無以易公於是距公之作頌蓋已十年　朝廷清明遠人嚮化兵寢不用四方無虞久矣公下車之日宜用昔人銘燕然故事勒諸堅珉以宣皇威於遐方萬里之外然則此卷豈直可傳於學士大夫而已哉

跋袁翰林尚德詩

昔我

世祖皇帝肇建太室

武宗皇帝始親祼獻述

英宗皇帝乃行特享之禮而講鹵簿之儀蓋太平極盛之際也
翰林承旨學士致仕袁公時爲秘書監著作郎寫以爲詩使窮鄉
下士一覽觀焉如身在輦轂之下而覩熙朝之彌文何其幸歟
漢應劭唐王彖皆有鹵簿圖宋王欽若有鹵簿記三卷宋綬增
爲十卷後累增爲三十三卷公乃括以六百言曲盡其鋪張之
妙亦奇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安可忽諸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搢紳之習或未
純乎儒術顧馳騖狙詐權譎之說以徼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
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
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

僅七十六日其閔上拯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廟表而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跋宋兩朝遺墨二首

理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理宗付賈似道親筆按續通鑑長編景定三年二月丁亥詔李松壽來納款上諭宰執曰情僞難憑又曰切須審處似道奏當與之要約如能歸漣海之地方可取信十二日戊戌都省言漣海已遂收復而新史歸地在二十四日庚戌乃因李璮是日有建節封王之命而連書之耳璮即松壽也此親筆以初十日午時下曰來意真確又曰不可失信必在已要約之後未歸地之前蓋是月之初十日丙申也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

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璮之去就事繫機密上不批示外廷而獨以親筆付似道故正史及他傳記皆無所登載庸考次其月日以備闕文

度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度宗答賈似道手書命之曰師相而不名體貌之至矣其稱謂之過雖見譏於史氏若夫寶藉鈞庇伏丐鈞照等語如士庶之施於敵已者君臣之分幾於盡廢此紙流落人間乃搜訪之所不及是以史氏無識焉孰知夫禮先亡而國隨之非細故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筆者焉

跋泰山碑

泰山碑字多磨滅唯二世詔粗完嶧山碑亦有此詔蓋當時欲使來者知石刻是始皇帝所爲故皆刻此詔於其後也

跋嶧山碑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齋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跋館本十七帖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隷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搨書三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裝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敕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權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權云

記石經

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藏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若是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宜珍護以謹其傳也

書石曼卿館直詩後

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秘閣校理卒於官距作此卷時僅四浹旬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者覽卷猶可槩見也

書唐誥後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真卿也始此

公山濤叔孫通者公嘗爲吏部尚書大歷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爲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楊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追尊母沈氏爲皇太后時也故事置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爲使不以一事者若韋縚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勑册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邵獨在中書起草署行者邵也新史邵本傳稱邵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爲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尚書吏部告身印者尚書實承而行之官尚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殘脱而不可知者不敢以臆説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跋南豐曾公謚文定覆議

宋制文臣光祿大夫武臣節度使以上法當定謚者皆太常博士議之考功郎中覆之乃以上于朝而降勑給與初欲旌死節之臣始有賜謚徑令中書舍人行詞給告太常考功咸不與焉由是應得謚者亦援以爲比乾道末臣寮言其非故事而申明之淳熙中遂詔特命謚者並經有司議定取旨出勑曾公官止四品因鄉郡之請而賜謚其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者用近制也然其發揚褒美雖書贊之詞殆不是過豈以降勑給告爲輕重哉劉公自嘉熙戊戌訖淳祐壬寅凡兩兼考功又真除員外郎不知此議作於何時今言者方建白重脩宋史考其歲月上之有司以補曾公列傳之闕文可也

題黄給事山居圖

予讀紹興正論小傳未嘗不三復而悲之方秦檜起勢立威小不附者輒欲寘之死地而忠鯁之風不為少衰嗚呼何其盛也然皆僅足以擬禍囿莫有得行其言者嗚呼又何不幸耶獨故給事中黃公居殿院時嘗疏檜姦狀檜由是去相位使當時聽言類如此正論可無作矣他日檜卒用公卒斥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嗚呼悲夫公之去也屏居海外馬秦隖上蒼崖崛起長風怒濤中覽是圖猶可想見其孤標峻節當與之並存於天壤間焉

跋李西臺書

涪翁稱西臺書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但恨摹手失其筆意耳今獲觀此真迹而窺見其筆意豈復有涪翁之遺恨乎

跋畫錦堂詩

祁國杜公草書晝錦堂詩紹興間嘗歸之内府詩中適有御名故刋去之然此字本韓氏家諱而祁公用之不疑古人臨文不諱之意尚可見也

跋韓令公真贊

居士集此贊末句作丞相魏公按公以嘉祐八年封衛國公治平二年進封魏贊作於元年之八月曰魏公者葢後人追改之幸真跡尚存可考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爲蘇才翁書伯夷頌後有秦檜之太師賈師憲太傅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李侯戡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

而歸之卒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寢不用公歸而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求公寫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爲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揚較而已後來一二大老乃推廣其説謂公書此實爲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宋學之士毋庸贅述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舍人帖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醕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遺帖安得不爲之撫卷而三嘆乎

跋唐御史臺精舍記

漢史列傳具載色咸劉淑檀敷李充所立精舍而唐御史臺精舍史欽㳟錄蓋彼四人者皆以講授諸生此則以奉浮屠氏故略之耳幸有此碑可存當時故事也

跋温公通鑑草

温公通鑑書晉永昌元年事視此尤爲詳備此特其初藁耳而作字方整未嘗爲縱逸之態其敬愼無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書歟今之文人類以敏捷相高貴輕揚而賤持重使温公復生未必能與之追逐也三復之餘唯有掩卷太息而已

跋尋僧圖

荆公以元豐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與道原過西莊遂游寶乘有兩詩此圖止書其一于卷首者但取末後二句以寫一時之高致云爾故於詩中之南埭北山皆不以勞意匠何暇及其平生

事業乎嘉定諸大老題識真足發其深趣毋庸吹毛洗垢以合
闕也後公游賓乘二百六十年為今至正元年十月一十四日
金華黄溍書

跋閻立本畫

宣和内府所蔵閻相畫三十有二予嘗於故秘書少監呂公家
觀其房宿蓋大德中　先朝所賜宣和舊物也今乃獲觀此五
星東海徐公謂所見三本皆不逮此則其所畫宜非一本此卷
雖無内府印章而徐公在宣和間已鑒定為真跡誠可寶矣

跋李北海永康帖

宣和内府所蔵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今人往往喜效李書而罕
得見其真跡予幸獲見之而又不能學安得相求而適相值哉

跋荆公帖

廣漢張子言公書如大忙中寓新安朱子以為切中其病而又謂先君喜學公書今觀此帖風神閒遠韻度清美臨學之家宜有取焉評書者未可以彼而廢此也

跋徐州鹿鳴燕詩序

此序視東坡先生集所載少六字不同者十三字按先生以嘉祐元年舉進士此卷云嘉祐之初而集中作嘉祐之末幸真蹟尚存可正傳刻之誤也

記水樂亭詩

東陽發大縣為長吏者恒憚其不易治若唐于君與宗宋王君槩鮑君枻率以暇日寓情山水間苟非能使政平訟理而田里安於無事雖窮觀游之美誰與樂此然則地固未必難治獨患夫吏之知以簡易為治者少也王君為縣在熙寧時嘗從賓察

登西峴山作亭泉上名水樂眉山二蘇公咸為賦詩亭既廢好事者或以其詩刻寘杭之南山水樂洞猶存其舊題曰東陽云天歷二年秋某月今縣尹趙侯某始即其故處作新亭且買石復刻詩亭中侯之為治不煩而餘力之所及亦可見矣視前人何歉乎輒為志其歲月于下方庶後之從政者有取焉爾

跋東坡書秦少游龍井題名

元豐元年東坡先生謫黃州少游以二年秋至龍井三年秋先生乃為書此題名而記其後言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而先生作赤壁賦則五年之秋冬也溍兒時即能誦少游題名不意垂老獲見先生真蹟因考其歲月而謹志之

跋東坡贈巢三詩

右蘇文忠公墨跡上有秦熺私印蓋其家藏舊物也章蔡秦氏父子人品無大相遠或與公同時而不相容或異世而相慕愛之如此談者類以為公論須久而後定豈不然哉

跋蘇公父子墨跡

右文安黄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恃區區之文墨以為不朽者可以慨然於此矣

跋山谷贈元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明年公自戎州放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為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月發江安元師自榮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

蜀刻小本以爲祖無大師葢傳録者以无爲无故又譌而爲無

幸真迹尚在可證其誤也

跋東坡先生帖

先生有答李之儀端叔書是未相識時此帖則相見之後也

跋李贊華䑕騎圖

贊華契丹國主之子東丹王突欲也後唐明宗時越海歸中國以爲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初因其舊封姓之曰東丹尋又賜以國姓而名以贊華宋宣和内府藏其畫凡十有五畫譜稱其多寫貴人酋長袖戈挾彈牽黃臂蒼服縵胡之纓不作中國衣冠亦安於所習者然馬尚豐肥筆乏壯氣今以其言驗之此圖爲贊華作無疑也

跋褚河南書兒寛傳贊

子固以此賛與三龕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為河南晚年書碑有歳月誠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真迹自不無少異葢其轉摺精神處有非摹勒之巧所能盡也

跋綦毋潛詩

唐綦毋諸詩見於殷璠所編河岳英靈集者六篇而璠獨稱其題鶴林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題靈隱塔影掛清漢鐘聲和白雲歴代未有龍興在吳中與兩山相望此詩必一時之作豈璠偶遺之耶抑其去取或自有意也因觀閒上人所刻墨本輒識其末以俟覽者詳焉

跋蘭亭五字損本

宋景定咸淳間賈氏枋國定武舊刻流落人間者鮮不以資其清玩嘗俾其客廖寺丞參較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善者輯

成一帖命婺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乃就尋補用和勇爵以酬其勞其石後歸京師今在故執政吳公家此本有悅生印必當備選擇者可寶也

跋米元章書蘭亭序

臨禊帖者得其貌似優孟之效孫叔敖也得其意似魯男子之學柳下惠也世所傳三米蘭亭乃是以右軍書模勒上石此則元章臨右軍書貌不必同意無少異可寶也

書肯齋李公遺墨後

賈傅以丧師去國朝士中興之不合者或從而追敘其罪以為可殺及得一郡而去則責降恐後君子恥之李公本以忤賈一斥十年其復官進職起帥長沙賈已在謫籍雖力詆之孰曰不然而公此帖顧謂入謝表啓只須引咎不可怨尤至其齋瘁事

國視死如歸英風偉烈乃如此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豈非然哉

題唐臨蘭亭

舊見馮承素米禮部及趙魏公所臨禊帖未嘗為苟同今觀此本筆勢翩翩風神秀發又絕異欲取而參較之不能不以四者之難并為恨也

跋衛公夜坐圖

伯玉夜乘車過闕而止其敬慎如此所謂欲寡其過豈專對之飾辭哉夫人即南子也女婦而有知人之明固未易及非但知伯玉又知孔子而願見焉孔子亦不拒而往見之抑可謂難能也已司馬遷以子路之不說遂謂孔子因夫人而去且附以未見好德之言其果然耶按論語所記孔子非因夫人而去未見

好德自別爲一章不知何所爲而發遷之說恐猶有當考者因
觀衛公夜坐圖執試評之翰墨之妙未暇論也

題鶺鴒圖

畫有御府印章蓋與龜書馬圖嘗爲一時之物矣之二蟲何知
其蒙被光耀乃爾哉將有如昌黎公感白鳥鸜鵒而爲之賦者
粉墨之工無以議爲也

題脫鞾返棹二圖

嗚呼古之所以取亡者非一而漢唐之亡獨與宦者之禍爲終
始豈不悲哉當理宗時宋祚微矣盧董之憸謀狡智非不能爲
肖御士良也衣冠之禍所以未至如建寧太和之烈者夫亦一
時之清言勁論有以殺其勢而遏其銜乎故資政殿學士牟公
之守姑孰也嘗畫脫鞾返棹二圖而爲之贊宋臣怒其譏己風

臺臣論罷公公去未幾而宋臣輒斥他日公既名還宋臣亦輒進然竟以公疏卒不復用君子小人勝敗之機實繫於此是雖若無救於趙氏之亡其不遂亡於二三豎之手者天歟人歟覽是圖者未可第以為一時之清玩也二圖作於寶祐丙辰後六十年為至延祐丙辰公之孫溧水教授君更購善工縮圖為小卷以便觀者且俾其門生黃溍識焉實是歲之九月九日也

跋象山祠堂記

象山在貴溪縣之西境宣山章公所為祠堂記稱臨川彭世昌始闢山結廬延致陸先生講道其間然世昌極貧里人張南仲侍郎實助其役先生以山形如象故名之曰象山學者亦因用為先生之號先生歿遂即其地為祠堂云今象山書院僑置於貴溪之徐巖益齋裘公持節江東時所作也此記石刻久不

存洮侍郎家傳藏其文人因莫知山之所以名且將指徐巖為象山矣先生之學與考亭朱子同出於孔子後之人往往各尊其所聞交擴互斥若不能相容者何哉侍郎諸孫元杰今方列于仙班而侍祠于明庭其為教不與孔氏合顧能不以彼我為間出此記而表章之度越於吾輩遠矣觀者可無自警乎

跋米南宮帖

元章負其才氣傲睨一世而推服道祖如此道祖之為人可知也世徒以其善書並稱之曰米薛而此帖無一語及之則其所推服者非直翰墨之工而已

跋晦庵先生帖

右朱文公先生與侍郎馬公十一帖先生以淳熙八年冬為浙東常平使者九年秋累疏劾知台州唐公仲友而唐公亦自訴

于朝丞相王魯公與唐公居同里且有連姻陰右之亟畀以江西憲節而去先生抗章不已乃罷唐公新任而以先生填其闕先生以為蹊田奪牛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力辭不赴改江東又不赴乞祠而歸十四年秋復命先生代馬公持江西憲節未赴而魯公以十五年夏五月去相位六月先生入對除兵部郎官以林侍郎栗論奏有旨仍赴江西竟辭避不赴帖中雖謂馬公為交代而實未嘗交承也先生既用磨勘轉官除職予祠尋召入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未及上俄俾以秘閣修撰奉外祠前兩帖結銜稱朝奉郎主管嵩山崇福宮者方辭論撰而未允也逮得旨依所乞仍舊職且降詔褒諭次兩帖題以直寶文閣入銜帖中云所請亦幸聞允更被褒詔是也又其次兩帖止稱階官貼職者時已有旨起先生將漕江東即帖中云不知

除授所由者先生方控辭故祠官使職悉不以繫銜也樊相蓋指魯公所謂邪說姦心陰自憑結廟社之靈實糾殛之者言若有激恐未必專以前事爲憾也此六帖皆在十六年夏秋之間最後兩帖一稱權發遣漳州事在紹熙元年春一稱秘閣修撰主管鴻慶宮在其二年秋餘三帖則問眷請委之副楮也先生文集所載尺牘分出處問答兩門凡四十卷而此諸帖皆不見集中謹備著其歲月以俟采錄而補其闕遺云爾

跋米元暉帖

翟耆年伯壽好古博雅君子也元暉因伯壽識桂勳而傳其術則勳之爲術精矣不知今亦有傳其術者乎

跋朱張二先生帖

慶元學禁方厲爲士者至更名他師其門遺尺牘之偶存者未

必非毀棄之餘也乃今遂如壁書冢簡復啓其秘是孰使之然耶俗好之向背固足占氣運之盛衰若君子政不當隨世爲軒輊薄也林生出示所藏朱張二先生墨迹因書以誌焉

跋晦庵先生帖

國朝善書者稱秋磵王公考亭朱子之書曰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灝灝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蔥蔥鬱鬱散於文字間其評書如此則其善書豈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魏公推明朱學而立其說於學官且用以取士朔南聲教所暨咸知尊信之罔有異辭至其翰墨之妙類以爲儒者細事寘而弗論秋磵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道傳赴玉堂之召攜考亭手帖北上玉堂諸老善書如秋磵公者爲不少幸求其試評之

跋六君子小像

六君子從祀先聖廟庭已久至順二年始被　旨追昇二程先生以公爵詞頭之下滑所預聞也先是周子已封道國而司馬氏在異時身居相位爵爲國公無以復加獨張邵二子猶襲故封伏覩六君子小像庸志之如右庶有能舉揚以上聞者

跋王江州誥

右王江州誥詞中書舍人樓鑰行宋三百年吾烏傷第進士者實始於王氏皇祐癸巳則恩陽令固紹聖甲戌則知福州贈正議大夫永年福州之孫寅乃弗取世科而用蔭入官歷守七郡其以朝請大夫知江州則慶元元年正月也凡州郡守臣差則出敕除則給誥而誥必有褒詞故尤以爲榮江州之七世從孫禕從予游京師予因閱官書於史局得此誥詞錄而歸之以備其家乘之闕文

跋曾大父除武學諭誥

宋理宗開慶元年七月故敷文閣學士朱公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士我曾大父戶部府君由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諭實與公並命後九十年是為今至正九年乃獲觀公曾孫業所述公年譜誤以武學為太學謹錄當時所被誥詞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譌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總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討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為一卷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獻耳

跋林和靖詩

予嘗見先生手書詩一多集中所不載此三詩則皆有之而亦不盡同竊意集中是後來所改定也

跋清涼國師所書棲霞碑

唐攝山棲霞寺律大師碑華嚴疏主清涼國師所書也國師越之會稽人飛來山寶林寺實其得度故處今住山同公舊讀裴相國所撰妙覺塔銘而知國師得二王之筆法又聞趙魏公稱國師字畫之妙而知相國之言為可徵每歎其書罕傳於世今年春出游吳中始從報恩萬歲寺住上人得此墨本歸而刻諸石屬予志於下方謹按國師以大歷三年受詔入內譯經為潤文大德是年三月二日律師示寂而碑之建在明年三月十二日今去之已五百八十年覩其遺刻法度森嚴神采奮發而國

師之德容猶可藉是想見也國師世壽百有二書此時甫三十有一或者妄計其曉歲安住毗盧華藏必不復作如是游戲事予竊不敢謂然法身大士應化人間於一毫端現諸萬象卷舒無礙寂用常如塵心交入無非法界覽者毋徒彝彝焉索之於形迹之間庶幾目擊而道存者也

跋白蓮社圖

遠公結社以修淨業邀靖節入社而不赴康樂欲入社而遠公難之陸修靜雖與遠公善而慕爲神仙初非同社世所稱十八賢自十二僧之外劉雷周宗二張六人而已史傳及他書所載可考也諸公跋語因此卷并畫靖節康樂修靜而誤以爲二十一人耳

跋蘇黄二公帖

蘇帖稱元鈞殿院者呂陶元鈞也陶起進士累遷司門郎中哲宗即位拜殿中侍御史朱光庭時爲左司諫奏翰林學士蘇軾撰館職策題譏議先烈乞正其罪陶亦奏軾素疾程頤光庭爲頤報怨此洛蜀二黨所由分也蓋蘇與呂俱眉州人云黃帖不著稱謂莫知以史去職者爲誰當別考也

跋靜修先生遺墨

潛弱冠時嘗手鈔靜修先生丁亥集悉能成誦後五十餘年始從汝南張君獲觀先生遺墨蓋君之先大夫受業先生之門故先生書此以授之其言小學書不取鄧伯道朱壽昌事善發明朱子言外之意潛既得以快覩前修之真蹟又有以竊窺先儒之微旨抑何幸哉

跋金滕圖

尚書正義分金縢一篇為四節吳郡顔直之用龍眠遺法書其本文而畫其所書以為此圖其所書蓋第二節之冊祝第三節之卜吉祝與卜同在一時篇終所記乃後來事故略而弗及也經文可見者植璧秉珪啓籥納冊而已此圖於鼎俎樽爵豆籩筐篚之屬靡所不備亦畫家以意為之而曲盡其形容耳

跋韓魏公帖

右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淳熙丞相王公家藏三十紙之一也文忠得蔡復留在致仕前十有六年魏公方勉之以宜盤桓跋語云多見二公請退之舉又云其言諄諄以必退為請蓋不專指此一帖而言也

跋山谷帖

求人作文字而煎迫之至使倉猝失其事實亦持去不暇顧蓋

自昔已然矣吾儕去古人不啻相千萬而動遭煎迫欲無失得乎偶閱此帖為之三歎

跋誠齋墨蹟

右誠齋楊公與菜僉判書凡七紙蓋弔其父喪且答其求墓銘也所謂扼其喉把其袖而牛羊迫促之者此今人求文於吾儕之常態公曾不免此耶撫卷為之永嘅

跋崇國公墓誌銘

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翰林學士鄭居中撰知淮陽軍米芾書今題曰元章真蹟者世知寶愛其書而已夫以公冑系之貴爵秩之尊子孫又衆多且光顯若是而今無稱焉獨賴此書為好事者所存傳而不廢故其官代世序猶可考見嗚呼士君子所恃以不朽者書云乎哉

跋放翁詩草

予往來山陰道中此詩所謂横林野水紅草綠荷皆故無恙而翁之家衰落久矣叩其人亦無能道先世事者偶閱此卷大息而已

題墨蘭

月溪畫蘭傳者絶少政如深林孤芳人不可即廼睨夫託根於堦庭玉樹間者殆與蕭艾俱茂矣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近世錢唐金氏一之以善為歐書得名曁趙魏公出學者爭慕效焉歐學遂廢而不知公之教子實用其八法賴此帖故存本末源流尚可考也雖然梓匠輪輿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父子不傳之妙必有出於此帖之外者矣臨學之家宜深造而

自得焉

跋金字心經

右金字心經一卷趙魏公作按唐孫氏書譜論書之乖合各有五紙墨相發爲一合紙墨不稱爲一乖蓋墨之調適固難用泥金視行墨爲尤難此卷神融筆暢殊無沾滯之態非公無以及此可寶也

跋翠巖畫

先生弱年客於信國趙公頗欲以奇傳非常之功自見遭值聖時海宇爲一老無所用浮湛俗間其胷中之磊落軒昂崢嶸突兀者時時發見於筆墨之所及後生小子乃一切律以尋常書畫之品式宜其傳於世者少也滑以大德戊戌春見先生於錢唐今已五十年因觀先生所爲孟浩然諸意圖聊識其後云

跋錢巽之千文

吳興趙公早年學書用工至精密迨其得於心而應於手縱橫曲折無不如意之所欲出以公之學名其家者務於速成往往摹倣公暮年所書而求其形似如不由其戶而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得公之用功精密又參以古人而別出新意自為一家如吾巽之者殊不多見此卷千文四體皆其得意書尤不易得今巽之已不可作而有子能傳其業亦以予言為然否乎

題雲山圖

予不解畫凡古今名筆皆莫識其所以為工近留南屏積雨彌月遥望羣峰隱見於煙雲杳靄間倏忽之頃變幻百出宛然他日畫中所見乃知良工之意匠真有能窺造化之妙者昔人誦杜子美夜深殿突兀以為親涉其境始悟為佳句豈虛言哉天

錫作此卷時蓋與予俱寓南屏亦因其可見者移入縑素耳

跋張監丞代祀虞帝廟詩

有虞氏距今三千餘年廟而祀之蓋非一日張侯將
上旨以香幣走祠下遽能致其昭受而顯答此皆
聖神在御德協古先故其感孚有同符契張侯固若無所容其力矣雖然君猶天也其德有不可名言者是以昔之詩人歌祭祀之盛唯美夫駿奔顯相而已張侯駿奔顯相之功不既多乎播之頌聲亦清廟詩人之意也覽者盍以是觀焉

跋景傳新店彎詩 一

新店彎在諸暨東北三十里景傳十八年間凡三題詩頃予忝佐是州以故事謁郡府道過其處覽最後所題歲月蓋予以督運吏居鄞時景傳攜其子克讓來為予婿嘗寓宿于此也進計

之已六年而景傳與予永訣者亦四年因次其韻以志存沒之感今相距又五年矣偶閱舊槀不勝愴然輒錄為二通一以授克讓藏於家一以授新店主人俾附後題之末

跋景傳遺墨

嗚呼此景傳絕筆也予尚忍言之哉景傳長予十五歲與予為忘年交而其子克讓予婿也景傳始屬疾陰陽家爭來言所穿新井不利景傳曰死生有命井非所獲罪也皆謝遣之時克讓方從予鄞江上於是有待汝不歸我行有程之語克讓既歸則又有忍死待兒而兒歸之語嗚呼予尚忍言之哉景傳之先有為邵州新化縣主簿者仕稍不顯主簿君之父篤學長者宗忠簡公父事之其歿也公實銘其墓逮景傳之考君希聲先生遜以文學為後進師而景傳負其不羈之才浮游物表人見其寓

談咲於文字間類若依隱玩世至於死生之際處之裕如合乎聖賢之學而出乎性命之正者人固未或能知之也其季景宗朝出州夜歸讀古人書薄己而厚物近乎昔之卓行君子者予尤畏慕焉景傳謂克讓汝非季父不立汝非外舅不成嗚呼景宗視克讓蓋猶子也而景傳望予之厚如此予亦安能有以慰景傳於地下而尚忍言之哉景傳之死予既無隻字以為之銘又無片辭以為之誄姑輯其遺言錄而藏諸以示無忘或者克讓因是尚有警也

跋進學工程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記誦辭章云乎哉記誦辭章亦末矣後生小子猶有發而弗事者程君敬叔排年工程之書所為作也敬叔以文學行誼高一時其傳蓋本於考亭門人　氏進

脩之功不必盡出是書夫亦度中人以下所可企及姑爲是以
誘掖之云爾古者大學之道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
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
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即其排年之工
程也學者苟能因今人之所可及而求古人之所必至敬叔將
於是書之外有私淑艾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在乎勉之而已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